

聂翠青 著

时光战士

怕怕龙



大月亮



经济出版社

时光战士

怕怕龙



之 大月亮

SHIGUANGZHANSHIPAPALONG
ZHI DAYUELIANG

聂翠青 著



山西经济出版社

责 编：李慧平
复 审：王宏伟
终 审：赵建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月亮/聂翠青著.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3.1

（时光战士怕怕龙）

ISBN 7-80636-634-2

I.大... II.聂... III.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9133 号

时光战士怕怕龙

之

大 月 亮

聂翠青 著

*

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铁三局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375 字数：185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

ISBN 7-80636-634-2

C·033 定价：12.00 元

目 录

第1章	初进黑楼	(1)
第2章	大镜子下面的秘密	(19)
第3章	乔装打扮	(38)
第4章	缥缈的箫声	(58)
第5章	意外的发现	(77)
第6章	剑拔弩张	(98)
第7章	危急关头	(116)
第8章	“AR 计划”	(136)
第9章	刑讯室内	(155)
第10章	营救	(176)
第11章	怪老头	(197)
第12章	回忆录带来的震惊	(218)
第13章	勇敢的美奈子	(241)
第14集	黑楼之谜	(265)
第15章	隆重的礼物	(280)



第 1 章

初进黑楼

第 1 章
初进黑楼

早晨的阳光真好。

一出楼门，蓝菁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站在楼前的花圃边，她贪婪地做了一个长长的深呼吸，然后张开双臂，闭上眼睛，充分地享受着阳光的照耀与抚摩……

蓝菁如此热爱阳光，实在是因为昨天晚上她在那些恐怖片营造的黑暗中呆得太久了，以至于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她需要让现实的阳光冲淡恐怖片带给自己的惊悸与恐惧。

突然，蓝菁感到似乎有一个什么东西在轻轻地摩挲着她的脖子，一阵冷气从脊梁骨直升到脑门。她骤然一惊，猛地睁开眼睛，回过头去——是一支柳条。

蓝菁松了一口气，用手摸一摸仍然狂跳的心，她不想在花圃前呆下去了，此时的她不仅需要阳光，更需要人群。

从蓝菁家到学校，要经过一个长长的、窄窄的、幽静的小



第1章
初进黑楼





巷,小巷的两边,全是六层以上的居民楼。因此走在狭长幽静的小巷中,蓝菁只能感到习习的凉风,丝毫感觉不到阳光的温暖。

几百米的小巷才走了几米,恐怖片中的可怖场景便不可阻挡地涌入蓝菁的脑中。片中的那个杀人狂魔,总是悄悄走到被害人的身后,用手轻轻拍拍被害人的肩膀,等到被害人回过头来看到杀人狂魔狰狞的面容、发出惊恐的尖叫之后,杀人狂魔才开始动手。

蓝菁感到身后有人,就要伸手拍自己的肩膀,她回头去看,没有人;走了两步,她又感到有人,再回头去看,还没人……蓝菁加快了脚步,仍然感到身后有人。

蓝菁害怕得快要哭了,她爽性不再去管身后是否有人,拔腿快速向前跑去。一边跑,一边发誓:从今往后,再也不看恐怖片了!

当她再次置身于阳光之下、置身于人群之中时,那颗狂跳不止的心才慢慢平息下来。在人潮涌动的校门口,蓝菁一眼就在穿着统一校服的人群中看到了怕怕龙。她兴奋地狂喊着,跑到怕怕龙面前。

走在比自己高出半个头的怕怕龙身旁,蓝菁心里塌实多了,再一想恐怖片中那个拍人肩膀的杀人狂魔,没什么可怕的嘛。蓝菁暗自嘲笑自己刚才胆小如鼠。

“蓝精灵!”一个声音在身后喊道,与此同时,一只手轻轻地拍了一下蓝菁的肩膀。

“啊!”蓝菁恐怖地尖叫了一声,几乎是跳着转过身去。



“啊！”身后的人被蓝菁吓得也不由得叫出了声。

“你们两个没病吧？是不是发烧了？”怕怕龙看到身后的那个人是曹区区，布满红色小豆豆的脸像一张画满红色小点点的白纸，便伸手去摸他的前额。

曹区区一偏脑袋躲开了怕怕龙的手：“蓝精灵，你搞什么鬼？晴天大白日的瞎叫唤什么？吓人一跳！”

面前不仅有阳光，有人群，还有自己最亲密的同学怕怕龙和曹区区，蓝菁彻底从恐怖片中复活过来。她狠狠捣了曹区区一拳，兴奋地发怒道：“我搞鬼？草蚰蚰儿，你搞清楚，明明是你搞鬼，好好的拍人家肩膀干什么？吓人一大跳！”

“算了，算了，人家本来是想向你表示亲密的，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曹区区懊恼地说。

没等蓝菁来得及组织好火力向自己开炮，曹区区已经将脸转向怕怕龙，一脸懊恼转化成一脸认真：“嗨，哥们儿，没看到我今天有什么变化？”

怕怕龙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一番曹区区，惊喜地说道：“呦，曹区区，鸟枪换炮啦？”

蓝菁这才发现，今天的曹区区的的确很神气，耳朵上戴了一个耳机，腰里还别着一只银光闪闪的崭新的随身听。

曹区区被怕怕龙夸得有些不好意思，脸红了，那些红色小豆豆随即被大片的红色隐藏起来。

“真漂亮，让我看看！”蓝菁说着就要动手去拿曹区区的随身听。

曹区区急忙用手护着腰间，一闪身说道：“别乱动，这是我



爸刚给我买的，二百多块钱呢！”

“小气鬼！”蓝菁嘴上嘟囔着，手果真没有再去碰曹区那个珍贵的随身听。

“怕怕龙，你知道吗？我爸找到工作了！在一个单位当门房，一天白班，一天夜班。一个月下来能挣将近一千块钱呢。”曹区区脸上洋溢着兴奋的光彩，与平时相比，少了几分委琐，多了几分趾高气扬。

曹区区的父母都是下岗职工，半年多没有工作了。听到这个消息，怕怕龙自然为曹区区高兴。再一想自己的父母，虽然挣钱很多，没有下岗的痛苦与窘迫，但是却丢下自己各奔东西。还如下岗呢！怕怕龙心里忿忿地想。

曹区区将他那张胖乎乎的脸伸到怕怕龙和蓝菁跟前，几多神秘，几多兴奋：“你们猜，我爸在什么单位工作？”

见怕怕龙和蓝菁猜不出，曹区区又着急又得意，终于忍不住了，说：“猜不着吧？算了，还是我告诉你们吧，在！黑！楼！”曹区区后面的三个字说得掷地有声，他坚信自己的话一出口，一定会把面前的两个人震翻。

“黑楼？”怕怕龙和蓝菁几乎同时惊呼起来，瞪圆了眼睛盯着曹区区，仿佛曹区区不是曹区区，而是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

曹区区他们所说的黑楼，在这个城市可是一幢鼎鼎有名的建筑。它是当年日军占领方州市时修建的，是日军城防司令部的办公楼。现在，黑楼是市文史馆的办公楼。

从小到大，怕怕龙听大人们说过很多关于这幢黑楼的可



怕的故事：

日军修建黑楼的时候为了加快速度，动用了好几百名中国民工。黑楼的设计很神秘，黑楼竣工后，日军怕黑楼的秘密被泄露出去，将几百名民工囚禁在黑楼里面，非常残忍地把他们全部杀害了。但民工们的尸体究竟在哪里，一直是个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人们远远地就能听到从黑楼里传出各种可怖的惨叫声、狂喊声，还有断断续续的枪声。黑楼前面的空地上，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好像是在烧毁什么秘密档案。甚至有人曾经清楚地看到黑楼里面也有过火光，火光中有人在极其恐怖地惨叫，声音传出很远，让所有听到的人一想起来就忍不住浑身颤栗；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群红卫兵到黑楼里去抄检文史资料。进黑楼时有八个人，出来的时候只剩下七个人了。另外一个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在当时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公安局派了许多公安人员进黑楼搜查，几乎把黑楼搜了个底朝天，最后也没有找到失踪的红卫兵。打那儿以后，所有家长都严格管束自己的孩子，严禁孩子到黑楼以及黑楼附近去玩耍……

“你爸真的在黑楼上班？”怕怕龙有些不敢相信地问道。

“那当然啦，新上任的文史馆馆长是我爸中学时候的同学。这回呀，我爸狠了狠心，花了二百多块钱买了一条芙蓉王，送到馆长家。馆长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就答应我爸的事儿了。”曹区区不无得意地说。

“馆长不是你爸的老同学吗？怎么也要送东西？”蓝菁十分

疑惑。

“别看你号称蓝精灵，对社会上的这些事儿你一点儿都不精灵。同学怎么样？同学也一样！我爸为什么下岗？就是不会巴结领导。那个领导，要说还是跟我爸一块玩大的呢。这回呀，还是我点拨我爸的呢！”

“这么说将来如果你曹区区发达了，我想找你帮忙，也得送东西吗？”蓝菁简直有些生气了。

“你看你，怎么动不动就往自己身上扯？”曹区区知道自己又惹着蓝菁了，如果再不就此打住就招架不住了。

怕怕龙兴奋地一挥手，说：“管他是凭送东西还是凭同学情呢，在黑楼工作就好。蝓蝓儿，你知道吗？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进黑楼去探险，特别是那个水牢，我一定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现在，我的这个伟大的梦想就要实现了！”怕怕龙简直要振臂高呼了。

“水牢？我以前光是听说过黑楼里面挺恐怖的，挺害怕的，没听说过什么水牢呀？水牢究竟是怎么回事？”蓝菁脸上露出的欲求答案的迫切，绝对超过任何一个刻苦求知的学生。

面对这样一张渴望的脸，怕怕龙实在不忍心让它转成失望。抱着让世界更美好的目的，怕怕龙尽可能详细地回答蓝菁：“想知道水牢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就在黑楼的后侧，有一个石制的楼梯通往地下。从楼梯下去，走到尽头，左面是一个用石头砌成的洞口，洞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人们传说这个洞是日军的一个水牢，曾经关过很多中国人，有不少人都死在里面了，至今还有白骨在水牢里呢……听说有人试着往



里面扔过石头，果真能听到扑通的水声。但是洞里面的水究竟有多深，面积究竟有多大，没有人去专门勘察过……我如果能够把水牢的秘密探查清楚，那可是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

“那里面一定很好玩，很刺激，怕怕龙，你去的时候可别忘了带我去。”一听怕怕龙要去黑楼探险，蓝菁便又来了精神，早把自己刚才在小巷里狂跑时立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

“带你去黑楼？还带你去水牢？算了吧，蓝精灵，你当我不知道你刚才为什么尖叫呀？一定是昨天又看恐怖片了吧？什么恐怖片呀，把你吓得今天都醒不过来？”曹区区鄙夷地说道。

“哎，草蚰蚰儿，你别小看人。你是没看，你要是看了，大概吓得明天也醒不了。片子里面那个杀人狂魔，就这样……”蓝菁先拍了拍曹区区的肩膀，接着说道：“……拍拍被害者的肩膀，然后等对方转过头来，这时屏幕上出现了被杀者骇人的表情，接下来，便是一声惨叫……受害者就……死了……”

说到这里，蓝菁脊背后面又一阵凉气冒了上来，心在颤抖，声音更在颤抖。

“那好，等咱们进了黑楼里，我就这么轻轻一拍你的肩膀……”曹区区说着也拍了拍蓝菁的肩膀，“然后……就……”曹区区做出一个挺吓人的表情。

曹区区的表情让蓝菁不由得又是一惊，还没等她醒过神来，怕怕龙又在她的肩膀上轻轻一拍，幽幽地叫了一声：“蓝菁……咱们一起去水牢吧……”

“好啊，你们两个合伙来欺负我！”蓝菁气得要去撕扯他

们,两个人一闪身,笑着跑开了。

蓝菁跳着脚嚷嚷道:“看我怎么收拾你俩!”拼命向怕怕龙和曹区区追去……

上午的第三、四节课是张 Sir 的语文课。

上课铃打过之后,教室里照例是一片杂乱无章。当张 Sir 那铁塔一般的身躯在走廊的一端刚一出现,早有“探子”飞马向全班同学报告:“张 Sir 来了!”

一阵人仰马翻、鸡飞狗跳之后,当张 Sir 出现在教室里时,看到的已是一派祥和安宁、国泰民安的太平景象。

只有曹区区,耳朵里塞个耳机摇头晃脑地沉浸在音乐之中,根本没有注意到张 Sir 的出现。

自从进了校门,曹区区就激动得一直没舍得将耳朵上的耳机还有腰里的随身听摘下来,惹得怕怕龙一再警告:“小心被老师特别是张 Sir 人赃俱获。”

曹区区嘻嘻一笑,“哪能呢?”

前两堂课是数学课,但是袁老师到区里开会去了,因此数学课变成了自习课。这两堂自习,让曹区区充分享受到了课上课下一个样的自由。岂知自由太多便会大意,大意就要失掉荆州。

这不,曹区区此时就让张 Sir 逮了个正着。曹区区吓得脸色煞白,只有那些红色的小豆豆依然光鲜灿烂地向张 Sir 绽放着笑颜。

张 Sir 既没有采用闪电战术没收曹区区的随身听和耳



机，也没有氢弹、导弹地向曹区区狂轰滥炸，他只轻轻地挥了挥手，示意曹区区赶紧把随身听和耳机收起来。

张 Sir 出人意料的法外施恩让大家备感惊奇。

这时，张 Sir 用他那鹰隼一般的眼睛扫视着全班。大家意外地发现，张 Sir 那双鹰隼般的眼睛和那张威严的脸上带了几分凝重与悲戚，使得他比平时平易了许多。

“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大家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相互问道：“什么日子？”“八一”早过了，教师节也过了，“十·一”还没有到，会是什么日子？既然这个日子与大家无关，只有可能是张 Sir 独有的日子了，有可能是他的生日。怕怕龙自作聪明地分析。

于是他拉长声调回答：“母一难一日！”

“对，周新龙同学说得对，今天是母难日！”张 Sir 激动地说道，“70 年前的今天，日本军队出兵强占了我们的东三省，从此，东北的大好河山沦落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东北的父老乡亲在日寇的皮鞭下过着奴役般的生活……”

怕怕龙一吐舌头，心里用张 Sir 的东北话说：哎呀我的妈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呀，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想到“九一八”这个悲惨的日子，所有同学都立即从散漫的状态中严肃起来，大家挺直了身子，继续听张 Sir 说道：“…东北三省，是我们中华母亲的孩子，孩子被强盗掳掠了，如同剜掉了母亲的心头肉，所以‘九一八’就是母难日！国难日！…”

教室里响起了张 Sir 那浑厚低沉的男中音：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许多同学和着张 Sir 浑厚低沉的男中音低低地哼唱起
来：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抛弃了我的家乡，
抛尽了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找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哪年哪月，

才能重聚在一起……

同学们那略显稚嫩的嗓音哼唱出来的曲调如同和声一般伴着张 Sir 的男中音，在教室里萦绕回旋，再加上《松花江上》那本身具有的深情悲怆的旋律，教室里的每一个人都被深深地震撼了，许多女同学不停地用纸巾擦着眼泪，男同学也都鼻子酸酸的，眼睛湿湿的……

歌声停止了，歌声荡起的激情却在每一个人的胸中澎湃着，汹涌着。

张 Sir 更是让自己那汹涌澎湃的激情尽情地滚滚流淌：“《松花江上》这首歌，是当时人民抒发苦难的心声，也是渴望自由的呼声。今天，东北肥沃富饶的土地上早已没有了侵略者的铁蹄，那里的森林、煤矿、大豆、高粱早已属于人民自己，那里的人民早已呼吸上了自由新鲜的空气。但是，每一个中华母亲的儿女，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该忘记‘九一八’这个耻辱、悲惨的日子，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同时，我们更不能忘记那些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拼搏的先烈们。我们小的时候，老师常常跟我们说一句话：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可能有些同学认为这样的话太老土了，太过时了，但是我今天还是要把这句话讲给大家，希望你们记住：和平幸福的鲜

花是需要有人付出心血去灌溉的，而在很多情况下，和平幸福的花朵是许多人用鲜血灌溉出来的！”

张 Sir 的话音落下后，教室里一片寂静无声，只有张 Sir 那因情绪激动引起的粗重的喘息声轻轻地敲击着大家的耳膜。然而仅仅几秒钟之后，暴风骤雨般的掌声立即响遍了教室的每一个角落。

张 Sir 说：“现在，我宣布，今天下午的两节作文课，我们不再用以前封闭式的模式，而采用开门写作。我们这个城市，不仅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同时，还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我希望大家能够走出校门，用你们所能想到的、做到的方式，去调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方州人民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如何与日寇进行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的。记住，我要的是你们真实的调查，不要闭门造车，更不要弄虚作假。调查好之后，每人写一篇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中要有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真实的事件和过程，切忌空洞务虚。调查报告限期一个星期，下个星期的作文课上全班必须交齐！”

在张 Sir 讲话的指引下，有曹区区他爸的配合，下午怕怕龙他们便向黑楼进发。

夏季早已过去了，炎热仍然不依不饶地纠缠着人们迟迟不肯离开。现在正是九月中旬，然而炎热就像一个称霸多年的将军，虽然大势已去，但威风不减当年。

怕怕龙、齐娅、罗可、蓝菁还有曹区区顶着余威尚猛的烈